

石田先生文集

七

石田先生文集卷第八



銘

致樂堂銘

有母鞠我聿壯而弁于何申之翼翼其燕其燕
其寧籩豆載馨于何將之承其氣聲嗟嗟婦子
亦克象肖匪惟母宮祀布稱廟惟夫人受祉惟
孝子錫類惟天可忱遲斯百厥世

梁彥中家榮中致慤亭銘

肅肅祖稱於昭厥靈曰既降心于縉于羹不顯
孝思鑑我蠲饒昌爾孫子賓興于世

書櫝銘

農善鈇鋸匠利斧斤其器既精其績惟勤以食
以居可必於憎士不農匠崇文著書濟濟閒燕
明世所須秘冊于櫝經史百家內沐其澤外萃
其華濼梓勒銘以告弟子我承庭訓敢不礪尔
惟天精明不嗇於人惟物淫昏乃迷厥真匪聖
匪賢曷先我覺匪訓匪辭我孰從學曰我祖考
奕葉顯揚革我世俗維文是將迨茲百年士而
不民我辭諄諄庶大尔身

書几銘

木也材漆也堅工之良其成器也完吾克有之
利於燕閒之觀

居室銘

苟居室也敬則疇之可訂苟學古也專則疇之
不傳有幽者神有穹者天將寵綏之尔益勉旃

心善堂銘

維昔邃古厥民顓蒙弗跂于福弗鄰于凶鳥居
獸食其行充充絜文字肇曆相我民心明靈宣
昭曰人曰己以放其昏以迪其內衷以燭二育
以震于聾洽于大同心善之功

卷八

二

遵誨堂銘

其誨諄諄其遵訢訢以績以勤以資其殷

王仁甫左丞德苻堂銘

耕之澤澤獲之稭稭植之芸芸木之蕢蕢是謂
德苻維善之趨有以考室矢銘以質之

輟然亭銘

維茲世人時化物遷雜沓紛至攻于吾前吾乃
應之而一輟然其輟者何不吳不教不震不譁
順受維嘉豈嘻笑之怒者耶

李氏種德堂銘

錢罇具農服田財貨集商懋遷維士進德德維
賢種之于世世有年農商外求我乃天臯陶之
道子勉旃

龔友輔續古齋銘

古有道載諸經我續之徵於斯維友輔篤古學
予為銘聽母顏

允懷齋銘

疇沃沃天是資稼以獲力之施道豈遠惟茲思
佩我銘世乃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天臯陶之' and '道子勉旃']

箴

舟箴

伐木于山既斧既鎊于綴以穎金于屋以編管
杵堊縷梲斫桐之脂塗于木間以禦外彼不觚
而割不趾而趨南國利之以載以居不車不廬
越紀弥章矢溺溷濁汙海若之官馮夷乘顛軒
輕上下萬緼千縵不施其功卒不思改圖由是
言之水豈不仁哉

酒箴

瓶曰何鴟夷脂韋敢侮予為清冽以實我縵微
以緼我手我肩我燥燻須我不我世須世將焚
如彼殄天物而糜民食莫而之急世迷厥明不
而之辟日甘其豕而毒其腸俾其虺瘍俾其叫
狂古宗廟之事錫噉受祀以洽神人罔淫之以
詎出入兩宮經營公家以脂以韋不予之塗泥
而啗其近利而安其後譏何鴟夷之智焉

贊

恭贊御書奎章閣記

至順二年十一月七日

上遣內侍至臣祖常門賜臣祖常御書奎章閣
記碑本一幅者臣祖常冗瑣下品才識淺薄叨
被光榮待罪風紀夙夜恐懼無涓埃補報於聰
明之方一不得斥逐則為大幸顧廼曲加天寵
猥賜宸翰煥乎日月之光華郁乎雲漢之昭回
羲畫八卦禹叙九疇雖有義有文之不是過也
何則義有義而無文禹有文而無義必待周文
箕子者出然後文義大徇垂之無窮今

皇帝陛下即位之明年開奎章閣布政四方大
臣公卿以次進對少閒則覽古文圖書綜覈古
今求其治亂之原以施於天下以戒於群臣廼
製奎章閣記俾工官鑱諸樂石茲皆萬世無疆
之慮也猗歟盛哉臣祖常受賜不勝感戴聖德
比向百拜齋沐謹為四言詩以贊於後云
皇帝明聖受天之命撫御四海民物遂性物性
既遂泰和雍熙兩賜咸宜于于施施清燕暇逸
不遊不田刻文垂訓萬世是傳賤臣荷寵天光

臨門寶箴私家以遺子孫臣拜稽首維聖作憲
義畫禹疇法天行健有義有文於昭日星豈惟
脩辭大同於經嗟臣螻蟻待罪風紀瘵官追罰
幸不訶鄙乃重受錫天德何報糜軀御忠罔極
覆燾

吳宗師畫贊

有髦髦之思而弗施有肅肅之容而自儀冠裳
孔都登降拜趨載以德輿豐其道樞俾同我尚
世之儒相實民之望豈囿於象者邪

贊雙兔

兔爰爰相伏蹲囿田塗宅丘原嗒彼置諸頽功
壽斯文圖尔形

贊吳牛

予觀牛之顛趾飲嚙同於羔羊其為功也不類
遠矣今日擊此卷不覺興嗟

雜文

丁君誄

至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山北道廉訪丁君文苑卒嗚呼文苑學足以利人而不得大施而又壽不享年茲縉紳大夫所為痛也乃作誄曰有樹其柏孰培而斧有良其器孰陶而窳昔也聯裳荷天之光靡行匪矩靡言匪章試官民庸搏其頑克以煦其疲癯持斧冠豸而蛇虺弗囓何辜于天而不避年誰謂為之終其罔全服食之訖耶藥石之不耶惟臧受衿果何脩也飛羽天湄君柩之旗崇璞山碣君墓之碑酌奠余莫誌莫余辭爰封茲誄敢識余悲

仁本堂解

粵古先民孕善於中而契乎天穹伺不鑿質良而全潔然以名而不之貴靡然以利而弗之嗜憧憧往來不求不忤聖括彌綸獨以仁義鰥虞在下瞽頑弗慈乃以孝烝之庫君弗弟而友道日至孝弟辨矣仁義治矣魯東家素王有子其徒揭示仁本範世立謨彼婦姑勃磈評語帚箕而獨何居煦濡以愛飲食弗敬是又孝耶生先

乎吾宗法是系敢不悌耶儒服者云行仁之本
孝弟實始將由茲以達夫博施故又曰堯舜之
道孝悌而已矣翁和雍熙陶陶怡怡比屋可封
而刑措不用者願不由世咸孝悌而仁哉我解
仁本以斯義準吳氏之子尚佩惟允

記河外事

有計吏河外来稱河外斗菽三十千弱民持錢
告糶大家大家心無有菽日益貴民日益病而
有司賦之日益急也余方食菽箸既其說上曰
菽之比粟也奚急而病焉是是屨賤踊貴也有

司賦之亟其謂何請子悉之吏曰子儒服者所
謂治天下之事子蓋懵懵也故事國馬食歲徵
諸內地而不給則漕河間鹽錯置郡邑筭民之
口而廩食之估當其直而以藁秸入之官又不
給則差河北郡縣凡民數幾可秣馬幾俾馬就
食于外今中山河間趙地百姓無糠粃救旦夕
命人挈男女之里中不得易斗米其均賦於河
外有以也子泥於古而昧於今而不知道方之
道子不仕則己子而仕將見瘵官之罰集子之
躬矣余曰古盡不可信耶

夏乾禱雨文

惟神靈馭雲氣呼吸雷雨變化罔測出入八極
今本鄉神之祠宇在焉是神之所依歸也而祖
常等耕鑿給食事神弗謹神其降咎以病吾人
歟且田疇發坼稻苗將枯歲或不登則何以供
王賦而為神之粢盛乎神其鑒此也

策問

會試策問

聖王之設官也俾在位之臣咸稱厥職以亮天
工者其法不越乎選舉而已皇元稽古立制用
賢使能叙進差等成法具在夫事久將弊亦可
變通者乎入官者日滋月積循名責實有不勝
其煩然選舉乖方則瘝官病民曷術得以無二
者之失乎命風紀擇可為守令者善矣然必求
於資歷相當足以盡撫字之才乎漢世公卿二
千石皆得辟舉可施於令乎課績良法也今以

五事備責守令徃徃虛文考功可復乎州郡牧
守限於品秩缺員者衆唐以來權行守試激厲
獎借之道獨不宜於今乎諸君子褒為舉首各
悉其說

擬廷試進士策問

文武之道有國家者不可偏廢也文藝對策取
學問之士我朝已行之矣獨武舉未講非所以
備文武之道也方今四海億兆之衆蘊蓄才能
者豈無其人乎夫武職子弟襲受世賞衣食為
事游媚富貴使之將萬人率千夫其於功勳之

裔則至厚矣國家何賴焉茲將議立武舉以求
草澤弓馬膂力之夫謀略技能之士以應武選
其策何先乎必功勳世臣之裔草澤有能之人
兼用並置仍不戾於時宜何者為便益之道乎
子大夫學通古今之制裒然來廷其悉以對朕
將親覽焉

朕纂承大業祇適先猷畏天愛人罔敢不敬故
屢詔有司各揚廼職使恩澤下流而吾民得以
遂生而樂業斯朕之志也而聞有司瘵官者不
一或貪墨不法以抵冒條禁或優游不事以苟

年勞或保祿自營或矯情取譽廉恥之風幾於
不興且有官之士在民之上所以師表百姓而
百姓賴以安者也而乃自治不嚴如何以居
人之上哉又古者刑不上大夫而官序有常庶
績咸熙而今也風紀之司糾劾論治偷墮因循
之俗日盛未見其振起者何歟豈公家審官之
術未得其要歟抑毀譽養交不覈實歟將求激
厲廉恥之道而期官士自治王澤下流而百姓
安其策何自子大夫明古今之義其於事宜之
體講之詳矣悉心以對毋隱

題跋

書翟太素彈琴詩序後

古堂上樂皆亡獨琴在今之琴雖盡非古意然
猶愈於亡也省菴周先生謂余言汴士翟太素
雅善鼓琴群髦方聲其工被謔詩間子盍賦之
予悼道不傳續綴事方殷不能為韻語俾太素
絃之省菴周先生其無庸病我

跋夫子擊磬圖

天地日月不容絲畫而松雪翁寓意於翰墨之
中吾固知其歎荷貴之非真知聖者也

恭題御書雪月二字

上日御奎章閣聽天下之政蓋所謂未明求衣日旰忘食者也恭已南面不邇聲色清燕之頃留神翰墨於昭回雲漢之章尤見天縱之聖也茲雪月二字詔賜中奉大夫侍御史臣健薦班事

天子官侍御史持平綱紀憲法是賴非有清明之德配彼雪月者則

天子不以此官官之矣聖神在上量包天地么廢小臣智識狹陋曷足以窺之意者或萬一歟

臣祖常又得陪侍御史下列乃屬臣為贊遂告之以是俾其子孫寶承之以世其家焉

記御史臺題名後

天曆初有制命御史臺具石題名聖言渾灝有訓有戒天聰明達照知物情而文字簡易蓋堯舜都俞之音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何德以象之臣趙世延既承詔為文至順三年九月日臺臣等謹敷宣德意列載如上維時長貳曹屬之次仍列於下後之來者尚徵於始而繼之也且人之善惡咸在是必懲勸之義而不可廢也嗚

呼慎之哉

題松廳事藁略後

昔祖常承乏察院初官未熟時事往往篤信古道動輒得咎言秦州山移之變則得奉祠太社論鐵公丞相廢法擅權則謫官開平嬰虎口之毒擯斥五年幸遭逢天日清明更張化絃凡是同惡姦狀顯露善類彙進衆賢登朝而祖常忝備召用待罪詞垣暇日偶繙閱書簾見有章疏舊藁數十紙曰繕寫成一編祖常詎敢賣直要譽庶亦存愛君憂時之萬一云耳名之曰松廳

卷八

三

事藁略者明其典同官論列者皆不記也至治三年端陽日浚儀馬祖常識

題簡母墓銘

金石之文銘壙尤難宋王安石最善銘可知其難也此簡氏銘郭貫所撰貫以篆名文亦簡不煩序人子之孝天之至情難哉

跋姚照磨考墓銘後

御史臺腐姚綬持其先世墓銘求予跋文予讀再過乃識于後始予考京邑鄉貢第二場課包茅賦一篇綬實冠數百人又以才譖佐予禮部

今又掾臺府祖常適官侍御史而紱陞充臺掌
故則於其家世之傳文字之列宜知也且彭澤
活人之衆如此紱之碩大顯達寧有既邪

跋誠求堂詩

得龍之嗜龍可以豢知馬之畏馬可以舞彼含
氣之不靈而我得其精寔用乎誠况靈於彼者
可不以茲求邪

記

固始縣重建縣治記

皇帝踐祚詔內外大小臣同母曠厥官縣大夫稽首曰予一二小臣才學不力罔有聞知奉天子明命辱守茲土夙夜寅畏如齋如疾恐不能上宣王風下成民功以遺邦之羞願茲公署既庠且陋不克以居何以館王人何以聽臣事予一二人毋循故常毋爽等殺不刻不畫再營再構寧不偉歟越明年改元落成凡為屋大小

卷五

王刊

若干間為工始末若干日秋八月縣大夫走吏于光請紀厥績將勒諸珉以耀後之人祖常曰作器必銘作事必記于以考古于以垂訓俾繼我者從事稽也今賢大夫承流宣化之餘力不謀其私不肥其孥闢茲新堂照臨百里可無辭也哉惟固始為縣或國于周或侯于漢暨三國晉隋唐名制隸屬山川職貢有圖經在皆不書記其迹於世者昔趙氏完顏氏共德江淮之交風燐宵明戍鬼晝悲乃若斯邑南窮山北盡淮陸可騎水可航田畝之毗躡磔者無慮十八九

虎豹之所宮狐狸之所號故老遺人談之者尚
可掩袂也迨我朝天昌景運奄有二國建制縣
邑立官立師撫摩瘡痍寵綏俘遺不四十年陳
蔡曹宗吳楚甌越之民雜耕于野交居于鄂于
今稱沃壤然其人失鄉遂教習夷獠之俗動以
利害相磨戛以舌吻相撼搖持短長日叢于官
重不辜饒茗漆竹箭材木之利杭秫之精鑿鳥
獸之毛革所以塞聰障明者靡不悉焉居官師
之位者難矣哉某年某月日某官等偕治是邑
邑人宜之不駭不譁如子安父居無何奔走群
執事作茲役翬之堂翼之廡賓客有位庖
厨有次豐而不奢華而不惑辟天造地設人未
告勞又何難之易如斯也非大夫之賢疇克爾
哉蓋嘗讀春秋魯莊公二十三年秋書丹桓宮
楹明年春書刻桓宮楹禮曰諸侯黜墜又曰諸
侯之楹斲之斲之於春秋於禮立教者三致意
焉何則重禮制之或爽也今邑人宜大夫大夫
有人民有社稷文有吏武有兵諧其神人罔有
圯傾尚何以二魯譏諉為哉

小石山記

岳鎮之列居四方其間出雲氣神物變化靈異以之順成年穀滋益品類者大矣至於巖壑之美巖穴之秀木滎泉清珎禽閑獸之所託依徃來仙真高人之所棲宿是皆有以寓游觀樂放逸在君子之所不可廢者也淮以南諸山石礦而不瑩予得小如盎者一鑿器實水植之其中亦磊落峻拔含蓄雄偉可喜也彼雖不能如岳鎮之大出雲氣光景神物變化要受封祭然世或欲捷淇竹以塞河決鍊五色以補天漏則予斯石也其能無尺寸之功歟

留侯廟記

卷八

十六

國家著令凡先民之有功有德於世者在所得祀焉彭城之留城有廟曰留侯之廟壞而不治神將無依其守趙君克明始割月之稍入勸民合力會財以集工徒蓋茨完好垣墉旁周階庭室屋有翼有承丹漆黝堊弗麗于淫經用量制咸稱厥宜神棲孔良象設惟肅吉蠲從事牲醴碩鮮鄉之人祝禱即孚歲痲癘佳生繁興民庶翕悅遂來求文刻石廟中圖以侈大神惠茂懋封邑於無極也嗚呼古者作事有記為教之意

深矣大矣彼務勦民以事鬼徼福以媚神者搢紳文儒之士固不欲書于冊而告于衆矣茲能以禮祠其鄉之賢士大夫講俎豆之容者則是敬君之命而納民於道也則是非文法奔走之吏所能識也又可不載諸言辭以傳於世列其懿行美蹟宣著顯揚俾人有所徵而為善焉可乎否耶矧若侯之功德卓偉郡國固宜通祀之也則今廟事於留者可謂合乎禮之意矣余典禮之官也故為志以表之

石田山房記

卷八

桐柏之水發為淮東行五百里合溲潢山谷諸流左盤右紆環繚陵麓其南有州曰光土衍而草茂民勤而俗樸故贈騎都尉開封郡伯浚儀馬公實嘗監焉公之子祖常少賤而服田于野以給饘粥鄉之人思慕郡伯之政念其子之勞而將去也迺為之卜里中地亟其葺屋而俾就家焉屋之側有崇丘可六七丈溪水旁折而出岸碕之上嘉樹苞竹蒼蔚蔽虧前為木梁梁溪而行周垣悉編菅葦門屋覆之以茨歲時里隣酒食往來牛種田器更相貫貸寒冬不耕其父

老各率子若孫持書笈來問孝經論語孔子之說其耕之土雖硤瘠寡殖不如江湖之沃饒然猶愈於無業也祖常者因樂而居焉於是名其屋曰石田山房且自為記與圖以屬當世能言之士請為賦詩異日使淮南人歌之

小圃記

余環堵中治方一畝地橫縱為小畦者二十一塍崐崙奴頗善汲晝日緝水十餘石井新浚土厚泉羨灌注四通陽春土脉亦憤起古所謂滋液滲漑何生不育者信矣哉雜蘆菴蔓菁葱薤諸種布分其間柵以稽薪限狗馬越入蹂躪圃在前時為故主馬廐土有糞合水之膏澤併漬之後菜熟芻羹以侑廩米之饋餽吾於世資蓋寡取也如是可日計矣學子汪瑄曰鑄鐵作齒綴于橫木使土平細尤宜菜余謂不然土之力完則殖繁若力盡則亦不殖矣因為小圃記

上都翰林分院記

天子歲省方留都丞相侍省中率百官咸以事從或分曹釐務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張設具或執橐鞬備宿衛或視符璽金帛尚衣

諸御物惟謹其為小心寅畏趨走奉命罔敢少
怠而必至給沐更上之日延得一休也惟詞臣
獨無它為從容載筆給輶傳道路續食持書數
囊吏空牘旬日不一署文書夙夜雖欲求細勞
微勤以自効而亦無有然後知上之人不欲役
其心使之研精於思慮而專以文字為職業非
如衆有司務以集事為賢者也至治三年汶陽
曹公子貞分直學士院實應從行祖常攝官待
制聯屬以偕上日懇譎薄無以稱其官幸遭逢
國家治康內外清謐臣鄰廉恥不煩訛誨蠻夷
懷柔不待約束所以敷宣播告之辭猶慎且簡
間為民為歲而詞其詞之祝亦不誣神而夸故
其意質而文又寔是以益積其蘊蓄而不得肆
發而為歌詩以形容國家太平之功乃更相與
樂其秩之美而熹其被光寵於明世也吾徒之
服是選者良亦榮矣夫良亦貴矣夫可不研精
於思慮以俟上之名必蹈渾噩之實而列陳之
則庶乎不戾於躬也不戾於躬則於古也近矣
志諸壁因以存故實云

天元建國全燕以御華夏永平為甸服股肱之
郡至元十有八年

世祖皇帝甫平江南五歲矣即罷干戈放馬牛
而不用大名名儒脩禮樂之事勅有司歲秩無
文於是永平郡臣以其邦為孤竹舊壤伯夷紉
齊兄弟讓國之所遜者也列文以請大臣以聞
上曰其令代言為書命以褒之謚曰清惠仁惠
于今又五十年矣郡臣前後凡不計幾人漫不茲
省某年某官等乃狀上尚書曰郡境廟象清惠
仁惠之神歲無牲牢祭品不備領祠無官尚書

秩宗百禮有儀謹以告其日會太常議制白丞
相府符下永平曰夷齊求仁得仁廟食固宜歲
春秋蠲吉具儀有司行事符且署矣乃重白丞
相府以益斬稱伯夷聖之清者也孤竹其宗國
也今既象設而廟食之宜以聖清名廟丞相府
僉曰允哉嗚呼大道之鬱也則民烏得而知古
豈獨民烏得而知古焉士蓋有一二世不知其
傳者大道之彰也則民不識金革戰鬪之暴內
則有父子夫婦相與飾於禮節外則有官師之
教朋友之交相與講於古豈獨知己之所傳又

知當時之名世者而傳之是則永平之人遭逢
國家之隆而沐浴大道之彰也吾將見行者讓
途耕者讓畔學士相讓於俎豆工商相貸以器
貨而價不貳矣推本我
世祖皇帝教化之意願不由此歟邦之人尚礪
其志而施於行哉母徒神之而已也

願學齋記

古之民生有世教迨成人而四民之業定矣於
是有士者出而上得之以備公卿大夫之目其
所施設於治政之具則推其身之所脩而已後

世庠序俎豆禮樂詩書先王之道一切不行民
之生于時者率蔽於耳目見聞之習駛然各騫
於資之所近情之所便而安之家殊人異而民
志始苟矣上之人又無以一之嗟乎四民之業
不分囂雜竒袤踰制不教之俗交拏其前士之
有特立不遷於彼者真豪傑也哉盧龍王君主
敬從義甫士而起家積官為禮部郎中矣迺表
其讀書之室曰願學且曰古有云非曰能之願
學焉非敢謂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屬同官焉祖
常記之祖常讀職方乘按盧龍稱塞下地國家

建國全燕盧龍畿甸之服聲明文物之所被王澤之所先非古盧龍矣矧舜州之壤孤竹之墟朝鮮之封其民固已熙洽於聖賢之域矣漢唐之君其德不能遠故稱之為塞以塗漫其疆理之隘爾三光五嶽醫無閭北鎮又東千里天地網緼磅礴厖厚博大之氣鍾於其間區區以丈尺地量人物者小夫之智也今從義甫有士之行而有位于朝當世教方興特立於聖賢之鄉貴而為天子之郎官有名于朝矣而朝之時曰書夕之時曰書猶名室曰願學鄉之人日迪

從義甫之誨不遷於囂雜奇衰踰制不教之俗而皆願學焉將不煩乎官師之政而人悉為士矣若然則願學之功豈王氏所得私哉

禮部合化堂題名記

凡職事官悉有司也惟六官隸丞相府分領庶務頒降文書春官典禮古秩宗之職或謂之南省或謂之儀曹其視五官非獨有司之事焉天子祠郊廟則資相中書論制度則與議朝覲會同之班簿聲名文物之品節咨辨位之名數稽載籍之推本莫不於是詳定焉褒崇旌異勸善

成俗報德尚賢尊右儒學之義咸敷大而涵煦之優柔而裕養之生而不殺之道存焉與夫饗膳醴齊之薦于上飭牽牲牢之饋于下以仁睦親以德體物分吏以上四方之職貢專官以比四方之賓興嘉穀靈獸獻禎奏祥皆附以達彬彬乎華要之地而大夫士之高選矣天曆己巳皇帝御極之明年飭百官修職禮部奉命惟謹乃相告戒不敢怠於事登公堂而更相命曰傳所謂禮樂合天地之化者豈不謂茲類耶請用合化為禮部公堂之名記堂之始遂亦署官名之貢聯屬之次於左方云令甲尚書三貢侍郎二貢貢外郎二貢主事二貢令史十九人通事一人國字譯史二人西域譯史二人知印二人奏差十二人官並載其姓氏序遷之由令史以下因制以具名俾後之人有徵焉

察院題名記

審官之法既壞仕者雜出而天下始不治矣或因緣時貴以取進或多費以交結變易詭詐佞媚側辟一朝居位而臨民民烏能償其積貪乎世祖皇帝至元五年立御史臺設監察御史振

肅庶官糾劾貪邪以繩吏牘以除民瘼當是時
宗尚未納土餽饗供給羽書四馳中原數十百
州日以飛輓為事自漢唐之主觀之當以軍府
為急矣而我

世祖皇帝憂民方深不俾瘵官毒我黎庶則雖
堯舜之明四目達四聰者豈是過哉 列聖相
承成法具在天曆

皇帝登極顧御史大夫帖穆爾不華若曰內外
非臺察則官以墨敗者無由而知貪何以懼茲
何以教乎汝可於臺院殿院察院刻石以題名

焉嗚呼天曆

皇帝丕承

世祖之謨烈詔臺臣三院題名者臣祖常才雖
譎薄不識 帝王之度要非夸以示人必勸之
以善而懲之以不善也名既刻矣後來者有目
為材御史者有否者則為御史者可不慎哉臣
祖常於是而知天曆

皇帝帝王之度也守院御史脫 王德新請曰
石既具矣請以爾言為察院題名記起自至元
五年至至順三年監察御史姓名咸列于左方云

殿中司題名記

國朝官制御史臺立殿中侍御史雖三府大臣奏事殿中先相關白大朝會則知百官序班於庭在臺則百官有故三日各令曹屬報狀謂之曹狀云官獨簡貴平居無文書出則秉憲節為使一道故職是者必國人世臣之胄必由監察御史以次進它人不與也天曆

皇帝在位顧臺臣若曰殿中侍御史題名無刻不宜爾可令自今以上至制官之始咸刻之於其署殿中侍御史峻南字羅詣侍御史馬祖常言曰爾為侍御史時且以爾嘗學古文是記爾宜為之是為記考之掌故殿中侍御史得凡若干人具載于後



